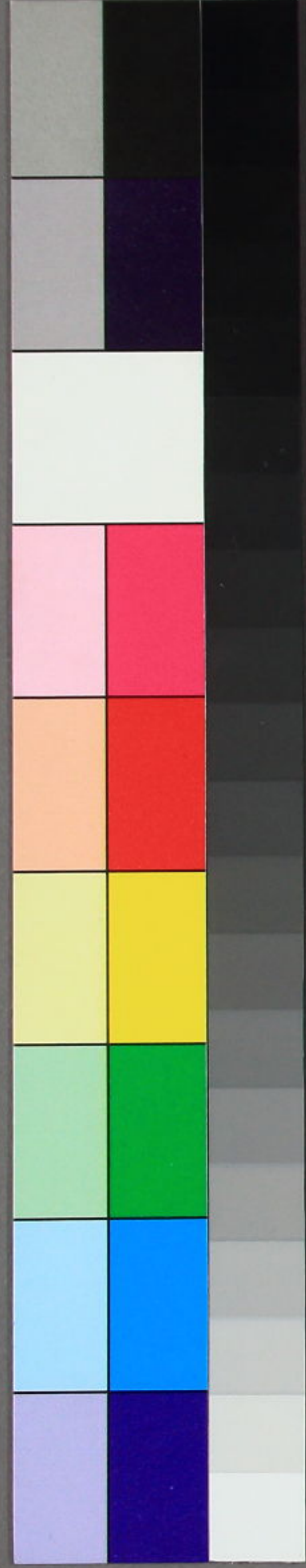


論語訓詁解

十三

8 12  
仁  
1.666  
6



門仁12  
1666  
卷6



論語訓詁解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物茂卿進如進士之進是也先進謂虞夏之人也後進謂殷周之人也虞夏之人於禮樂也朴鄙也殷周之人於禮樂也文華也如其用之則吾從虞夏朴鄙之人禮表記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交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白虎

通曰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  
 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  
 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  
 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如窮則復反本矣  
 何晏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  
 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  
 古風斯野人也朱熹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  
 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諸說  
 未足盡其解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

及與汲通汲音急穀梁傳曰及猶汲汲也家語汲  
 汲於仁以善自終漢書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  
 貧賤師古註汲汲欲速之義皆急遽之貌也言嘗  
 從夫子而遭於陳蔡之厄者皆各長其學既具聖  
 人之一體皆升堂入室是以不汲汲於詣孔門以  
 受業也故夫子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以其所長  
 謂之也已矣皇本不及門下有者字

鄭玄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

進之門而失其所韓愈曰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仕進而已朱熹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藤維楨曰昔日弟子從孔子厄於陳蔡者或仕或死亡皆不在門故孔子憶當時信之難得而歎之也物茂卿曰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爲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

按諸說未得其解也蓋解門爲仕進爲後進殊爲不通矣朱藤二註於下章德行文學之義語意不相屬當夫子沒之時群弟子處於墓三年惟子貢處於墓六年豈後進君子皆既沒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乎可謂謬妄而已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說文佐也朱熹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說文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藤維楨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其處於異母昆弟之間宜間言之所易入也閔子誠孝惻怛有孚於人者故人亦不以異母昆弟之言間之於閔子孝之至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家語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宮綽之行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之六字解見雍也篇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槨說文葬有木槨也棺說文棺關也所以揜死備考曰附身曰棺附棺曰槨有底曰棺無底曰槨事詳見檀弓及考工記徒行猶云步行也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

柳朱熹曰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從大夫之列乘軒而行不可徒行言後謙辭也毛奇齡曰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為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之後下有吾以之二字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說文飽食息也借為痛傷之辭何晏曰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

之為慟而誰為

哭說文哀聲也慟說文大哭也增韻哀過動心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夫子不自覺其慟是以曰有慟乎朱熹曰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佗人之比也七經孟子曰有慟乎上有子字皇本誰為下有慟字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子曰回也以下夫子對顏淵而言之詞言回也平

生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以厚葬之者，是非我所為，乃門人之所為也。我不能制止之也。按此章皆以也字為句，於夫字下不可斷句矣。夫二三子者，指欲厚葬門人者。

物茂卿曰：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非之者哉？非字正同。二三子指門人在他邦者也。舊註謂非我之罪也。顏子門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是原焦弱侯之說也。此說最迂泥。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家語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神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氣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敢問。曰：未知所以生來焉。知所以去之理。七經孟子問死，死上有事字。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閔閔侃侃，解見鄉黨篇行說文人之步趨也。釋名

行伉也。伉足而前也。邢昺然猶焉也。是矣。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後果死衛亂也。朱熹曰：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引或說曰：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皇侃本，樂下有曰字。七經孟子，然上有曰字。鄭玄曰：行行，剛強之貌，非確詰。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鄭玄曰：藏財貨曰府。茂卿曰：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舊例也。又曰：有中者，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也。皆謂其言有驗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朱註：程氏引家語曰：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朱熹曰：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學已造乎高明之堂，未入深邃之室。皇本作鼓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昔者武王封周公于魯封太公于齊采地不過方百里是先王班爵之制也當春秋之時以攻伐辟土地而為務魯亦并吞四方而方百里者五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其富過於周公始封之時矣茂卿曰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也也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煮賦稅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曰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

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邢疏曰食采於周爵為公故謂為周公也蓋周公且之後也然則非魯公之事未知孰是茂卿曰季氏至附益之十七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在中古文辭宐若是乎爾豈以之可為古文辭邪按子

曰二字奇矣記者加子曰於中間鳴鼓而深責以外冉求耳應猶與次章照考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噫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曰曰其其  
愚說文慙也禺猴屬獸之愚者荀子曰非是是非  
之謂愚魯說文鈍詞也辟與僻同偏邪也茂卿引  
學記燕辟廢其學樂記敖僻喬志爲徵是也按家  
語顏孫師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  
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爲未仁也嗟今作諺廣韻俗  
言作鄙俚之語也書無逸乃逸乃諶中間置子曰  
二字奇最甚矣夫子評柴參師由各有異至於顏  
貢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稱之故記者不以一  
列而論之以子曰二字斷之而已屢乎與屢幾同

物茂卿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  
興也命解見爲政篇貨說文財也又以物售與人  
曰貨家語曰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註買賤賣貴隨  
時轉化以殖其貨者也書呂刑農殖嘉穀乃蕃植  
百穀而滋生借取生財利也億說文安也左傳心  
億則樂又盍姑億吾鬼神杜註億安也晉語億寧  
百神而柔和萬民吳語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  
楚秦吳語結其親暱億其上下註億安也屢說文  
數也爾雅曰疾也中者荀子曷謂中曰禮義是也  
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云云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言回也近於受命而興者乎雖數置乞不改而求其福日樂其道也賜也以人力所致而爲貨殖焉是富而好禮者也夫利欲蕩其心者人之常情也雖賜也動則爲貨殖安止行其道則數中禮而無過不及之失矣所以富而好禮也

鄭玄解嗙爲畔嗙朱熹辟便辟也非確詰諸註子貢爲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者誤矣韓愈曰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

中其空也貨當作資殖當作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愈也非啻誤其解妄改經文可謂賊聖語矣諸註以億爲億度以中爲能料事而多中也聖語豈如此淺近矣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孟子曰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不循王者之舊迹而行道者是亦猶子路雖學已造乎高明之堂未入深邃之室者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篤爾雅厚也說文固也與詩大雅天篤降喪又篤  
生武王又篤公劉匪居匪康書微子之命篤予嘉  
乃德曰篤不忘之篤同與禮祭義不執定辭言討  
論先王之道厚作是之人則德行之君子者乎將  
顏色莊嚴而學道者乎物茂卿駁古註以為善人  
之事失之是也

何晏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  
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  
者皆可以為善人也乃併前章為一以善人之

事而解之者非也朱熹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  
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  
不可以言貌取人也此說亦非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入故退之

有父兄在孔安國曰當自父兄不可得自專按兼  
猶弁也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

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包咸以聞斯行爲賑窮救乏之事未知何處、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

匡莊子謂宋地史記謂衛地朱子謂陳地實是鄭

地按以家語莊子而觀之則爲宋地明矣說苑云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

孔子之舍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包咸

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韓愈曰死當爲先字之誤也未知何據物茂卿

曰蓋顏子不言其鬪以護夫子而曰夫子無恙

回不敢鬪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藹

然君子之言也此說失于鑿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

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安國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

之爲異之間者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

足爲大臣乎朱熹曰輕二子以抑季然也邢疏曰

具備也朱註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從之者從季氏之所為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包咸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人也賊說文賊敗也徐曰害也左傳殺人不忌為賊

毀則曰賊物茂卿曰夫人之子少之之辭白虎通引此語曰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為之社利於衆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孝經緯云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闢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以祭之論衡引此語曰五經總名為書佞說文巧譎高材也莊子曰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物茂卿曰書謂尚書按稱書者不啻尚書總指典籍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

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吾以之為用，以吾何以之，以可輕看過矣。言我以一日年長於爾輩，勿謂使用吾而行道也。間居則言人無知吾而用之者，如或有知爾而用之者，則爾何以行道哉？率與卒通，倉卒也。攝與國語，屏攝之攝同，謂分別其國而引持也。說文：二千五百

人爲師軍之五百人爲旅饑與飢通說文餓也穀  
梁傳曰一穀不舛曰歉二穀不升曰飢饉說文蔬  
不熟漢書註穀不熟爲飢菜不熟爲饑比年比時  
之比知方之方與莊子子貢曰敢問其方之方同  
莊子因曰方術也晒說文本作攷與矧同曲禮笑  
不至矧註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孔安國曰足謂衣  
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鄭玄曰我  
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禮也周禮諸  
侯相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  
緇布冠也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希

周禮註殷猶衆也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亦爲壇旅見諸侯而命以政焉其來必同故謂之同

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鏗廣韻金石聲也又琴聲也希鏗爾謂鼓瑟之聲微耳撰讀曰算周禮夏官辨吏撰車徒韓康伯撰數也冠者乃成人也所以有冠者普別成人也士冠禮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包咸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我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水經註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邢昺曰雩者祈雨之祭各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



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  
 童女舞之。周禮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  
 舞雩之處有壇，壇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  
 雩之下也。邦，說文：國也。徐曰：古謂封諸侯為邦。求  
 與赤者，非為千乘之言。是以曾、皙疑二人者，其志  
 非邦也。與，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又曰：赤謙言  
 小相耳。誰能為之大者？朱熹曰：言無能出其右者，  
 亦許之之詞。七經孟子非曰：能之曰下，有敢字。皇  
 本五六人上，有得字，為國以禮。上作子曰：且大下  
 小下，共有相字，非諸侯下無而字，有如之二字。

雩之言遠也  
 遠為百穀祈膏雨也  
 童女舞之  
 周禮曰旱暵則舞雩  
 因謂其處為舞雩  
 舞雩之處有壇  
 壇樹木可以休息  
 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  
 邦說文國也  
 徐曰古謂封諸侯為邦  
 求與赤者非為千乘之言  
 是以曾皙疑二人者其志非邦也  
 與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  
 又曰赤謙言小相耳  
 誰能為之大者朱熹曰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七經孟子非曰能之曰下有敢字  
 皇本五六人上有得字為國以禮  
 上作子曰且大下小下共有相字非諸侯下無而字有如之二字

物茂卿以長乎爾之乎爾為助語辭語意不通  
 矣。包咸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間。朱熹曰：攝管束也。包咸曰：方義方。朱熹曰：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茂卿曰：義方出左傳，謂為人下之道，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於義，故曰義方。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鏗者，投瑟之聲。朱熹曰：希，間歇也。茂卿曰：觀其鼓瑟希，則久已思所以對也。按諸說不切當。且希下斷句者，最非也。孔安國以撰為具，諸註據之，亦非也。孔安國又曰：季春三月也。

韓愈駁之曰浴當為治字之誤也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而風涼之理哉然按莫春為夏之三月明矣愈之駁未為允愜

論語訓詁解卷十二終

美濃 江馬元恭學

論語訓詁解卷十二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顏淵問仁孔子以禮答之克爾雅勝也楊子法言曰勝己之私謂之克復說文往來也爾雅返也言言行勝己之私反復於禮而行之則即為人道之

本少時尚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焉為仁不出家而親親敬長而后達之天下也鄭玄非禮以下四者即為克已復禮之目敏說文疾也家語及左傳曰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据此則克已復禮乃古志之語孔子述之也皇本克作剋

按一日者假設而謂少時耳馬融曰一日猶見歸况終身乎非也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物茂卿曰克已復禮者納身於禮也為仁者行安民之道也非謂克已復禮即仁也又曰非禮者

謂似禮而非禮者二子不明仁之理其說益苦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孔子以敬答之承說文奉也受也與書說命敢不承受君之明德之承同受而奉之敬之至也大祭祭郊廟也邢昺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左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仁之則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從事於敬則  
在邦誰怨之在家誰怨之

在邦在家者汎指國家而言物茂卿曰在邦謂  
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  
是也恐非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問仁孔子戒多言而答之訥荀子曰彼名  
辭也者志氣之使也是以相通則見極則舍之矣  
外是者謂之訥乃謂言難出也邢疏引史記司馬

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爲之難言之得無  
訥者謂行與言不一致則不可以謂之仁矣行之  
是難不行而言何訥之有故子曰君子欲訥於言  
而敏於行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坊記曰君  
子約言小人先言家語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皇本斯下有可字之仁下有已字  
物茂卿曰仁者安民長人之德也仁人者以此  
爲心者也又曰仁人之爲仁每難之佞者則否  
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爲何如故其言  
每可聽而害乎道此巧言所以鮮仁也而爲之

難言之。初以此據此章而觀之，則仁非安民長人之德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包咸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按內省猶云內顧，蓋謂思親族也。漢書失期內顧，註內顧言思妻妾也。又通皇本斯下有可字。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死生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也。富貴非人力所爲，而自爲者也。言人皆有兄弟，我亦有兄弟，惟我兄弟獨死亡，故憂之。子夏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而慰之，亡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之亡同。物茂卿曰：敬而無失，無過失也。

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爲無兄弟。朱熹曰：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如此說，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似不關涉矣。皇本皆下有爲字。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  
 愬愬已之寃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  
 內實此二者不行焉可謂察察之明也已矣可謂  
 視遠而不蔽于近也已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

信皇疏曰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衆離背信  
 解見學而篇立說文住也與不知禮無以立也之  
 立同解見爲政篇皇本足兵下有令字無信作不  
 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鞢猶犬羊之鞢

鄭玄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惜乎夫子之說君  
 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者文華也  
 質者質素也皮去毛曰鞢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

毛文異耳今使毛文而去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皇本成作城鞞作鞞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公年  
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為什一而籍什一者  
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  
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

矣朱熹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  
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  
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  
欲公節用以厚民也二即所謂什二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  
以富亦祇以異

崇說文嵬高也爾雅高也又充也易繫辭傳崇高  
莫大乎富貴又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再拜崇酒註

崇亮也。說文無辨字，通作辨。辨，說文：鼻人相與訟也。又與分及別通。易剝六：剝牀以辨。孔安國：解爲分辨惑。說文：亂也。荀子曰：刻生而附死，謂之惑。主忠信，解見學而篇。說文：無徙字，通當作移。主忠信之家，則聞義自移。是使德崇高也。愛其人欲其生，惡其人欲其死，既愛其人欲其生者，以一朝之忿，恨惡其人，以欲其死，是不分辨其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之詞也。世本疑太子宜曰：出奔申之作，言今忘爾國強大之富，出奔於申，不念舊姻之義，適欲所異者，是不脩慝，非惑之甚乎。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程朱藤物諸子因以爲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按古之時，列國士大夫當會盟朝聘之時，必誦詩以抒情，或一章而屢陳言，或片語而稍致意，是謂斷章取義矣。夫詩含蓄多義，唯取詞以寫情耳，不必求諸理。故詠彼以抒情，誦此以通志，詩之妙用無限。孔孟及左氏誦詩之大法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談詩之妙詮也。學者察諸。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朱熹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得而食諸謂不得長食之也皇本吾下有豈字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聽訟必二家對辭以定是非子路明決以偏言摧折獄訟也折折中摧折之折備考引釋名云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

圜領也  
圍禦也

謂之圍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圍也又謂之圜圍言領錄囚徒禁禦也毛奇齡曰大凡治獄者者必先具兩造獄詞周官大司寇職既以兩造聽民訟復以兩劑禁民獄兩劑者謂兩券書使兩造獄詞各書其中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此合券契為言按襄十年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既已終聽兩家各有辨答乃使王叔氏與伯輿合契王叔子不能舉其契謂不能具其辨詞于契是既聽之後復

有契詞總謂之獄詞折獄者必具此乃全也古今韻會以言許人曰諾宿音夙通作夙早也禮祭統宿夜即夙夜文選任昉表宿心素志即夙心詩大雅祈年孔夙又誰夙知而莫成謂不早諾也

孔安國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朱熹曰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毛奇齡曰是誓諾而即已去而不留直毀諾矣又曰驟聞之雖似礙耳然正是全諾之意所謂不輕諾也宿是寢宿之宿如漢志其寢刑措獲武傳霍光寢其奏唐裴度傳汲黯

在廟淮南寢其謀諸說未允當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包咸曰言與人等王肅曰化之在前皇疏曰我所以異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二之字皆指政而言倦說文罷也忠解見學而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見雍也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說文就也凡畢功謂之成邢昺曰小人則嫉賢

樂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政者正也。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邢昺曰：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禮哀公問曰：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

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欲，說文：貪欲也。凡情所好，謂之欲。物茂卿曰：公綽之不欲，皆謂廉也。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又曰亦欲令康  
 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艸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  
 於上皇本德艸下有也字上作尚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  
 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達者通達之達聞者名聞聲聞之聞物茂鄉曰聞  
 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

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好義不苟阿也察  
 言而觀色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慮說文謀思也  
 思有所圖曰慮馬融曰其念慮常欲以下人邢昺  
 曰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馬融曰佞人假仁者  
 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  
 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大典禪師曰樊遲非所問處而問之故曰敢問孔  
 子則嘉其於學不舍故曰善哉從隨從孔子也舞

零、解見先進篇崇德辨惑、解見前、慝、孔安國曰、惡也、朱註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釋名曰、慝態也、有姦態也、莊子曰、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家語顏淵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先事後得者、先務其事、而后得於身、是崇德也、後得之得、蓋釋崇德之德矣、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錯、說文、交也、雜也、言舉正直如皋陶伊尹之人、交雜諸邪枉之人、則不仁者遠矣、能使其民而自化、正直也、家語曰、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者、知人也、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者、知人也、使不仁者遠矣者、是愛人也、故子夏稱是言之甚大、曰富哉言乎、皋陶謨曰、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皇本、富哉下

有是字、鄉作嚮、問知作問智、

包咸、解錯為廢置、朱熹解錯為捨置、非確詁、後

世作措、讀為置、見廣雅、物茂卿曰、言積材之道

與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

天舉直而措之乎枉之上、枉者為直者所壓而自

五直也、以木材之良不良、喻人材焉、不爾曲直豈

難是語、臯陶伊尹乎、此說未穩、詳見為政篇、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

道也、忠解見學而篇、忠告、以信告之也、以善道之、

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皇本作以善導之、

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者、禮之節文、樂記、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

也、外降上下、周還、揚、襲、禮之文也、言君子者、動容

周旋、莫不中乎禮、故以禮之節文而會友、友其德、

修其文、而后輔佐為入之道也、孟子曰、萬章問曰、

敢問友、孟子曰、不狹長、不狹貴、不狹兄弟、而友友

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狹也、

物茂卿以文為禮、據樂記、又曰、古者宴會皆用

禮樂按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於會友不

此相關矣、

禮記文選曰不殊是不殊貴不殊及節而文

者其文而文轉於人又說此孟子曰其意謂曰

風雅莫不與乎斷也且豈文前文而會文其意

此於禮上其風豈獨美於文也豈謂其行於禮

文者豈文前文樂豈風於此豈謂其樂於文

曾子曰其子以文會文以文轉文

不可於此

論語訓詁解卷十一終

